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七

長書并記書一記九

上安撫張雜端書薦孫復牛仲容

初任齊州通判

居官十有一月作此書

九月十三日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齊州軍州
兼管內河堤勸農事階緋祖無擇謹傾竭愚慮撰
書再拜獻于安撫雜端執事無擇竊謂國家修戎
備設民兵雖我朝之新製實前代之遺法若郡若
縣其守宰之才者皆足集事今國家擇賢于臺省

以為安撫者非直為修戎備設民兵振其綱目而已蓋將以察官吏之能否詢民事之利病然後絀陟而更化之也伏惟執事巡按東京一路自宋及齊歷州一十有一矣歷縣約五七十餘矣其民蓋幾百萬家矣某吏能某吏否執事固知矣某事利某事病執事亦固知之矣無擇誠愚而復齷齪奉所事且不能知其能否者其利病者寔無以告執事今無擇所知者有二人焉是皆有才而無位一居兗之奉府一居齊之章丘彼二人者常居進士

不幸為有司所擯于是乎自於放山林奉符者曰孫復字明復章丘者曰牛仲容字尤色孫復博學敏行有古人風慕孟軻楊雄氏著書牛仲容博學敏行與孫復比善用兵如古所謂孫武吳起者觀厥二人之才非今之組綉文字以為進士者未審執事以無擇之言信耶待羽其二人之學之行又將信無擇之言也而後信邪執事苟求之不惟信夫二人之學之行執事既信之必將行之將行之即當請于天子曰孫復有道者可與之官賜之祿

以養于家且旌夫賢曰牛仲容有道者可與之官
假之權以臨其戎且仲其用旌夫賢足以厚風俗
伸其用足以威夷狄風俗歸厚則王化有成矣夷
狄畏威則王師無征矣是進二人而王道正矣執
事儻一言而天子從則幸其不從再言之又不從
則重言之至于四五六七言之惟從而後已焉可
也茲二人者無擇而心知者也若執事所巡按未
至數州或有如孫復牛仲容之賢更冀執事留意
而博訪之嚮者執事為京東轉運無擇蒙被恩顧

竇暴傳等今執事安撫京東無擇丹獲望拜旌旆
心甚喜亦是敢輒稱彼二人之名于左右以脩歸
朝日為天子諮詢之實不宣無擇僭越惶恐頓首

蔡州新建學記 未第時

孔子生中國中國之人帥其教者十之一二而佛
生西方中國之人帥其教者十之八九四海之內
華面而夷心寢以成俗者于今百世而况都邑村
落之下橫衣髡首之伍所居如市至使庶民終身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愛師友之禮待其淫亂悖

逆之禍自生然後寘刑戮是王道往亡而絕也嗚呼不教而殺君子所不為也三代之民驩然以孝悌相養以禮義相守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學校之化行乎州里也兩漢以降或張或弛何常之有化之不常則民之所守不固所守不固則去而為佛去而為佛則君雖有政不得臣而使父雖有慈不得子而畜師雖有教不得友而接欲其如三代之盛其可得邪今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太原王公質以清才卓識為上器使來長蔡人為此蔡人

作新學于孔子廟近市而陋地且甚狹遷之乃表請郡治前官舍居焉突然而高者為之講堂次後如講堂者師所仰息翼然而夾于兩旁者生徒列室而處之又有亭以習射有庫以藏書有厨以具饌有莊以出粟有圃以樹蔬有什物以備用有耕牛墾田使居是學者有求而足也且命軍事推官楚恭汝陽縣主簿劉丙掌其局事既成公親領僚屬與其生徒落之蔡人于是知孔子之教非西方佛類皆欲深剗前日所為夷狄行靡然胥鄉莫不

悅懌無擇辱在學徒乃率其衆拜公之賜遂以是
辭刻于石用識所始其生徒書史屋宇什物莊牛
之數籍于學者悉第列于石陰云時景祐二年秋
九月日謹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名記

昔日西漢漕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碩厥後又益數
百萬碩以給乎中都故太倉之積相回而紅腐者
繇此也今王京之東海岱之間其是乎國家受天
駿命奄宅區夏析海內為一十七路分命官以司

漕運實兼廉察統理郡國則漢之八使之權俱焉
非夫才似蕭何威如張綱能豐儲侍而肅好貪則
不與是選我司勳張公郎中工部馬公郎中領漕
運于京東既再稔二公靜惟國朝以來膺其任者
為不少矣皆賢能有才稱去此而入居臺省毗大
政者有矣而爵氏不紀其間也乃追錄前人而次
之用刊諸石鄆之名州惟舊某年以河決徙今新
州而二公之署在焉今所追錄則斷自徙州而下
凡若干人徙州而上者蓋亡觀夫羣賢爵士森然

在目未有不稱其任矧二公之業茂績隆度越羣
賢遠甚其將去此而入居臺省毗大政在蚤暮矣
重惟二公之懿著于世也不可掩蔽則人或覩此
必曰某之言不為所部吏而佞且誣也康定二年
夏六月十日記

京東路轉運使廳刻獎諭敕記

獎諭有勅嘉臣勞也金石刻之尊君賜也夏州畔
之二年王師致討未克于是朝廷大臣外及庶官
皆思修政教出籌策幹財幣練士卒協心陳力補

綴闕漏以服乎有罪以基乎無為不敢自暇無為

于位然猶天子念邊警未徹日御而夕惕至是而

勿食未明而乃衣所以更張洪化懷來遠人此虞

舜格苗周文降崇之修文德也我南陽張公扶風
馬公以尚書郎主邦于外寔居京之東屬國家有
事于西鄙二公夙夜勞躬憂思勤宣精力顧所職
在國用在民隱方今宿兵原野謂發良急苟國用
民隱之弗恤于臣節乎何有乃議校貨布經費之
贏者以資乎軍須遂取千萬以獻上以充國之俱

餽下以紓民之賦歛天子嘉其然錫以壘書而褒之二公茂對天子之休命且欲流光無窮非金石刻不永即命某以文誌焉惟二公之才之任實朝廷之所賴以康也雖然于二公為小官而尚勅以事如此異日天子擢賢以輔至治二公並命為公為相必能推是心于天下則其德業銘鐘鼎書竹帛然後納諸宗廟燕之勳室以昭示後世某猶為期二公稱述茲敢不承命哉謹拜乎稽首恭篆其辭于壘書之下云

申申堂記

申申堂者所以脩燕息也無擇官于齊之六月郡政之暇思得賓客之有道者與之書而學政焉乃度地作堂以延賓客得隙地于寢室之後遂樹垣作限而高宗廣諱堂焉制不侈大亦不庳陋俯砌鑿二方池道回泉水以灌其中匝岸植雜花果樹間以怪石植藕于池之東舊有竹數本又徙數十本益之成叢既而賓客每至則引于此者古今之治亂評人物之是非有不學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

以諮詢其利病馬或公退客去惟看書賦詩以為
燕息之事若夫坐于堂上則有連峰在目鳴泉入
耳時觀魚之泅聞鳥之嘯竊感魚鳥之樂幾動
之林壑之戀此其燕息之趣也居是官十有九月
天子有詔俾三十日而後歸朝惜夫將去此也曰
書其始作且誌其物或曰子名燕息之堂曰申
非取孔子燕居之意乎無擇對曰然書不云乎惟
狂克念作聖若無擇其不為狂者耶斯亦克念矣
恐後來君子未之知我以茲為過故以其說附焉

康定元年夏五月二十有五日記

知雄堂記

君子之為道也夙夜皇心不敢懈惰蘄至于聖且
賢也苟至矣又將蘄其所勉焉耳為所施惟勤而
克著大休顯內光于厥躬外及于斯民光永于來
世其或懈于其始而光且有終者末也蘭陵蕭君
濬夙夜為道有君子之心焉雖內充于厥躬而猶
蘄其所施故惟自卑以處之若未有以過人者豈
不幾乎賢哉寶元己卯春以將作丞為齊臨邑明

年新故堂於其廳事之左堂故無名遂名之曰知
雄在老氏曰知其雄守其雌雄取大雌取小知其
大守其小則實之者虛漏之不損孔子所謂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
之是已惟君能知道之大守道之小故取老氏說
以其名其堂蓋將以道出處不忘乎知之守之仁
義也他日其獲用于朝廷施愛所為以外及于斯
民光永于來世信夫道之雄也厥惟君之志是誠
君子之心焉臨邑於予為屬予乃知君也詳後之

來者其尚繼蕭君之志夙夜為道而又知其大守
其小則聖且賢可蘄而至焉也苟不以其道而曰
吾不為雄而為雌不為大而為小必也懦夫者已
未可與言乎知雄之有也

彬州學記

時為廣南東路轉運使

皇祐五年七月柳州新作夫子廟學成太守陳君
藻移書俾無擇識其始夫惟聖人者人道之規矩
學者王化之本原人道非規矩不成王化非本原
不立我國家自唐制天下州縣置夫子學以廟用

古道也柳于湘南人要荒之地向之為州者往
陋其俗而不教之使知其方故舊圯毀而絃誦之
音未之音未之聞焉前年陳君通判是州與太守
李君初平始謀撤故而新之曰上其事朝廷嘉之
賜錢三十萬以助其費用承制再拜喜抃黃髮稚
齒莫不聞之明天子崇嗣尊道之如此闔境歡
蒸為太和衆工効能曉昏勅一事以亟集謀雖肇
于李而成功者陳也其制宏敞尊顯為一州壯觀
偶夫子三于殿若王若公若侯十與哲各視冕服

圖六十子于廡皆有次序儼然如攝乎威儀優乎
如聞乎殷音左之右之有經有史學者有能用力
于斯不懈可以變冥為昭言具齊聖陳君之是舉
也柳人戴其德曷有躬乎矧君之自通判遷知州
事凡四年矣恩惠入民心也深矣金石之刻以昭
後人無擇不宜辭乃系以詩云天下有道兮庶人
不議王澤旁流兮海寓萬里化莫先兮吾儒崛起
德莫盛兮斯文遐被惟柳之人兮亦材而美何操
為棘兮可矯為矢孰絕其津兮孰梗其燧今我邦

侯方戚然與費興墜補漏方靡艱爰為廟學既成
兮不愆舊儀生徒既集方率用新規勤道在己方
廣業及時入聖之域為帝之師無日苟取富貴方
內以自欺遺我邦侯之羞方汝額昌施誰踵其武
兮善繼勿墮惟柳之人兮無志此詩

袁州慶豐堂記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為提
點刑獄秋七月按部道次鼎州奉詔改廣南東路
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趨行

乘遽日馳二百里浹辰而達所治遠方久無事戎
備既寡糧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
亦提羸兵迫躡其後逐出境外未幾以罪移典此
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邐衆山之間如圖
畫屏障使人清趣自生俗慮多去郡僻簡居多暇
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人跡命糞除之為
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
以自廣間或連賓友以琴樽相歡曰謂坐客曰昔
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可謂勞矣

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以
為貶予不以為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為憂耳
是秋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堂
曰慶豐且待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
日記

唐韓文公廟記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為袁州刺史後二百
三十四年無擇實涖此州築宮而祠之公諱愈字
退之幼孤見鞠于兄嫂氏嫂卒服暮喪以報德進

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為汴徐二府從事入為
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閔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
徵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
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縣江陵法曹叅
軍再為博士避謗分司東都遷尚書都官負外郎
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于理用是復力穡者
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邸留亡卒尹恐禁
止歷職方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
議封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為宰

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
公以太子右庶子為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
統一名犯宣祖廟諱上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
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栢者以往承宗即獻德棣
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鳳翔百姓大飢膚為
奉頌京師公上疏極陳其不可曰得臯貶潮州刺
史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遠去人民
無患移刺袁州之民男女為人隸者踰約則沒不
得出公皆計傭子直而出之尋奏而著於令拜國

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
殺其帥署王廷湊為節度詔公宣撫既行穆宗遽
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上辭氣慷慨如止蹈無人
之境與士卒論逆順存亡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
圍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
之勢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威憚帖不敢
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為人信服也如此憲宗既
貶公于潮且將復用之為皇甫鎛所忌乃以公為
狂疎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

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敕無臺參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為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于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為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于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脩學不加益夙夜茂勉庶幾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皇祐五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袁州東湖記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廢後為州者耄昏不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日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吏曹而務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其汚屋雖存而將傾延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于民則予不為也閱封內之浮屠民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匠購材一皆新之別為堂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龍波上于是游者日往馬予樂州人之觀游是好

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囚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為庖厨二以供賓客舊亭四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曰遜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采香采珠皆東西相植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澄道其周有繚牆南北有門後溪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

虛徐浮沉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憂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數往自放于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為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為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予後盍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為窮處故朝廷往亡以有罪者居之予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正人出于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此予而何以

久處乎後之踵予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
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臯譴而來又宜
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由是而言則茲
境也當不廢矣奚取于予文如欲謹其歲時請以
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范陽祖無擇
記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七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八

序七篇

刻經效方序

洪範九疇皆以天時人事本于王化其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壽考康寧終命居福之三凶短折
疾居極之二苟陰陽和寒暑時兵軍不起畫象不
犯則民壽康寧且考終命矣三代之際仁政之行
非他也由是道也風雨不時人多疾疫邊鄙不寧
刑罰不中則民凶短折且疾矣暴秦之際覆亡不

暇非他也亦猶是道也噫為天下國家者舍三代而不務則必暴君也污吏也未見其仁政所由興也求今之人能猶是道以行仁矣其提刑舍人彭城劉公乎公明白有材遇事輒斷姦貪下吏縮不敢動如老婢病妾對明鑑然常自謂曰陰陽和寒暑時兵革不起盡象不犯使民壽康寧且考終命者此宰相佐天子之職之業我則不敢然念四海之廣民踰億兆飲食之失飪寒暄之作疹為不少矣非有藥石之良孰救腹心之疾因取家藏方

書所經効者摠三百七十首且將刻石傳諸方來即出其本以示小子小子再拜賜不覺歎服公之用心可謂有仁術矣往者太宗皇帝集聖惠方凡萬餘首錢之方板以廣流布今上皇帝作銅人象按明堂法分布踰空示民不惑以我國家四聖人豐功鉅德紹休天命永康民人仁政之行固已比隆于三代也尚慮和氣或鬱人乘為疹乃以藥餌之方鍼砭之法輔世所闕斯又過于禹湯文武之心焉公則靡受斯術用濟羣品有以見聖主賢

臣同德協心如此其至矣異日朝廷訪公以天下之利害民間之疾苦公又將以仁義之藥禮樂之術醫特之病使鰥寡孤獨有養黎民不飢不寒至于海隅蒼生或仁或壽其為美利萬一于茲也小子不敏辱命為序區區之說願冠諸首

羣公送潘君秘校赴潁上詩序

去年余游上都隸太學會友人芸閣讎書潘君說自七閩赴三銓余以秋賦獲升名于禮部君以冬集句稽于潁上既而離羣索居望風懷想者三十

旬于茲矣今余抵潁謁舊叅政貳卿蔡公屬君趨府且同傳金胥會于此驩討無量君乃出去年所得錢行詩繇內相晁公而下暨予一十九人凡二十章將其籍不肖文以冠諸首而刻諸石請不容遜可無辭乎君少步場屋為時間人沉此下僚固未充量而君累歲處之無一日戚于懷抱如尸貴仕享豐祿之為者事上官不少懈亦未嘗以毛髮事取容于人非夫器之宏大塗之修遠而不可可涯測則疇能如是邪貳卿蔡公以元老舊德暫

解魁柄息偃是藩薦紳之士延脰翹踵以顛獎拔
矧如君者孰與先焉余知君之脫塵土靈煙雲當
在此時不在異日必矣敢請題是辭于羣公之詩
左以為序時景祐五年秋九月十日也是年十一月十一日
改寶元
元年

河南穆公集序

積于中者之謂道發于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
後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
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于

為道之不行而不廢于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
而名顯于後世者繇此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
天下人少舉進士有名廣場中真宗對泰山之年
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修公實在其選越三年就
詮調補泰州司理叅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舍者
人皆憚忌卒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潁蔡二
州為太學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
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
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合諸仁義以為質平

時所見于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沒無擇求遺文于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摠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從其舊友而求之往來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歷三年春南康清修閣中序

李泰伯退居類藁序

孔子沒于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

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歐其民將納于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有故有奮筆古為章句卒不及于禮樂者末哉文也吁江李泰伯其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極之行于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志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又且歎曰生處僻遐不自

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也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為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為序無擇既授之讀之暮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于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連席秀才字序

名之于身必存乎義無義不足以為名故字者所以名乎義之所存也夫春秋之法書字者貴之也書之為貴則不書為賤可知矣噫字之用亦大矣古之人名而不字者有矣字而不主乎名者有矣苟名與字存乎義甚大而不有其道又何所取焉上黨連君學賢人者也學賢人者將有為也將有為則其思慮深其志意廣精鶩乎堯舜之道志意不得不廣連君學賢人勤且久而不渝其心允

乎賢人也其名席上之義亦大昔魯哀公問儒於孔子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鄭氏謂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夫堯舜之道存乎典蓋百王之所不可易之法也人苟能得其道而鋪陳之以事其君不亦孔子之心乎今連君之名席豈無意哉無擇敢請字之曰公珍惟公珍有可為之材當可為之時又將居可為之位必能鋪陳善道以事其君亦朋友有望于公珍也公珍其勉諸

進士魏舜元字序

男子冠而不字可以為之闕禮予之友弟魏君舜元一日訪予以未字為請且懼其闕禮夫父名其子士字其友時乃古予不敢遜因稽其名所出循其義以取稱去字曰善長在春秋傳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蓋言舉十六相去四凶人也易稱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文言謂元者善之長也在坤則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用之乾有四德坤亦有之乾言君坤曰臣君臣之間皆備四德昔十六相世

濟其美天下之人謂之元凱其不善乎臣于堯舜
非坤道乎弟以少年彊學篤仕進之心苟道日益
修志日益固何患夫不為元凱也何患夫不為明
天子之舉也孟子不大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
而可及元凱其不可及乎弟其勉之孟子又曰責
善者朋友之道也予既辱來請且訊其舜之功又
緣其坤之德重以孟子之言并而為序以畢其說
不褒而勉者亦庶幾乎責善之道焉

題宜春臺詩序

宜春郡有五臺號宜春者為甲蓋其據會要盡登
眺之樂自古迄今幾千百年游于斯者幾千百人
好事之流覽景而賦詩者豈少邪今存于屋壁者
不過近世三四十人而已余意經久失其傳爾乃
目暇日命工為巨版摭錄其詩凡三十首庶免散
亡不以詞之妍媸不以位之高卑惟以歲月次其
先後或曰子其刪之如何余應之曰非聖人之徒
不敢爾為也請俟來者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八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九
書并神道碑銘墓表祭文

與張郎中書

月日范陽祖無擇謹致書于郎中執事無擇中間
常奉面命俾譔先正侍郎神道碑文初不敢承命
暨執事改治州又辱書來請伏以先正侍郎潛
德弗耀克昌其家無擇才學短淺固不能發明往
行然屢被見託不可無辭以尉孝思其碑今已撰
成謹令繕寫寄獻文字荒謬深懼不稱伏惟尊明

詳擇不宣

宋故贈尚書工部侍郎清河張君神道碑
銘

寶元二年冬十一月庚戌天子有事于南郊還乃
賞公卿行慶賜自公以下位于朝者其父母祖父
母既沒咸有賜官例也明年春知齊州軍州事尚
書虞部郎中張公某語其僚大理評事祖無擇曰
我先正本無官其治毛鄭詩咸平三年擢第自有
位于朝累贈為衛尉卿今天子以園丘之事均釐

臣庶又贈至尚書工部侍郎按令當斷石為碑表
諸神道願得文章以系以銘無擇曰不敏文章不
足以信後人敢辭他日見復言無擇曰此譏述之
事非末學所宜為固辭未幾公改治洺州又移
書來請益堅無擇大懼違孝子之心有咎乃不辭
其碑曰惟張氏先寶皇帝所自出其苗裔蕃衍甚
盛漢晉暨唐有文武材為王侯公卿大夫十五六
唐沒五代天下喪亂衣冠舊族往來流落閭閻間
沒而不振故侍郎諸祖咸夷于民曾祖諱瓌祖諱

溫父諱隱以中原版蕩與其族轉徙四方無常產
逮周廣順中始占籍于濟侍郎諱澄字仲容寔濟
人也侍郎以諸祖連數十歲避難南北約其餘皆
無以支經費遂不為他務惟蚤夜孜孜以治生事
常自儉嗇推所有以均其宗屬歷數年為富家大
族常有里中凶人晝一輒撰物侍郎不俾人捕焉
俄而凶人自致其所盜物而去濟民于是號有善
行初郎中君以明經中選侍郎訓于庭曰汝惟清
謹乃克保厥官汝惟友是為用瘠厥躬郎中君初

服其誨言因敢失墜繇州縣職為幕府客遷京朝
官宰邑守郡時稱廉平故人咸謂張氏有子矣侍
郎之配曰太原王氏積封寧昔縣君生六子四女
長男即郎中君也次曰永圖永昌永錫肩永璋並
無祿早世女俱嫁為仕妻侍郎以咸平五年秋八
月終以明道元年秋八月葬于濟之鉅野縣仁義
鄉仁義里以寶元二年秋八月作碑于道固自一
命大理評事暨命尚書工部侍郎凡六被贈與也
于是條其世系官闕以狀來請辭刻于石辭曰

東京陳氏著于潁川世莫不聞

大丘之賢降及千載孰纂其先

君曾祖考奕世服道樂只立園

不易其操涵渟淵深後必浩

至君起家存諱有華郎署卿曹

爵服再加周旋四紀靡有遇差

于沂于并于新于撫若泗興國

別乘守土王澤是宣及爾黎庶

聽訟由人下無冗民發姦摘伏

異如神明折強扶弱愛如陽春

七十致政雖曰禮典卿士大夫

由之蓋鮮惟君知止聖言是踐

昔學而仕車朱兩轡盍歸乎來

棲遲衡門始終進退身沒名存

咨爾來世歛此遺懿鄉黨善人

朝廷循吏石有特泐斯文不墜

鄭都官墓表

予既作韓文公祠成因畫都官郎中榮陽鄭公像

于東壁以配未幾郡人之戴白者以公墓所在來告乃率僚屬亟往觀之距城絕七里而獲焉于是增封與樹植字隧前周以垣墉限以閘閤伐石為碣表于路隅公名谷字守隅表州宜春人光啟三年進士及第始為宣德軍節度使判官不以行所知薦擢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尚書虞公駕部員外郎中司農少卿歷知南京下邑縣廬州舒城江陵府江陵邛州大邑縣通判并沂州知新撫泗州監光州酒稅知興國軍始為郡掾留心法律嘗

言五服年月之制輕重之失凡九條請行刊正又言五代之法有自徒加至死者亦請減定並從之赴調吏部以書判高等遂佐江陵幕府時政尚威猛僚吏無敢言者君頗為規正一府賴焉君在舒城主推茶筭有大姓張迪等五家常擅其利他商莫能行君為革其敝迪等乃誣高宗君于上在法當免轉運使察其非罪聞于朝迺得其直迪等皆黥配焉治江陵有善政後有徐越者代君為治亦著能名時人歌曰前陳後徐政簡民舒民到于今

稱之有沂州殺人者反得無辜而按之會君被檄如齊未幾而已具獄君辨其寃後果後殺人者人以為神明樞密直學士王汾雅聞君名及守太原辟以為僚至則一府之事多以委之春州有馮萬者殺人辟連馮資既而吏獄將以資死焉驚方為新州轉運使乃以屬君繇是資得不死撫民素好訟君下車三日牒訴數百一一照其情偽區處無有不當訟事日希泗當水陸之會改事實繁君處之沛若有餘日皇祐中諸路轉運使承詔上列郡

治狀而君在淮南為第一踰年拜懇求近鄉一閑局以使其私章再上乃有光州之役俄為使者奏起之復知興國軍大江以西具俗尚鬼君一切禁止居遂化之居二年請老既得謝歸故里一不問家事惟與同縣人高士劉瞻相往來講道義泊如也以嘉祐六年十月十四日啓手足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三君少時孝謹諸父有欲異居者為之泣諫乃止丁繼母憂廬墓二年極于哀毀其蒞官劾職廉白明恕教見稱述若文潞公明文列公高文

華公皆引重焉曾祖隱祖懷懿並不仕治左氏春秋世其掌父谷亦不仕累贈尚書工部侍郎妣李氏張氏梁氏封壽光仙游仙源縣太君三娶初黃氏次程氏後許氏皆望族也程封長壽縣君許封天興縣君男八人之翰之奇之才之純之敏之道之輔之賢翰仕撫州司戶叅軍奇宿州臨漢縣主簿純蘄縣主簿才早世餘皆舉進士女四人伯叔並夫仲李嫁為士妻孫十一人曾孫二十二人君既有疾一日謂諸子曰吾疾革矣吾死當乞文

于祖擇之以識丘壠則瞑目無恨焉諸子于熙寧元年四月二十日葬君及三夫人于蔡之新蔡縣咸平鄉龍泉里從吉卜京兆府劇縣尉終於尚書都官郎中老于鄉嘗作拾遺補闕當時正人多稱其善尤五七言詩為薛能大拙所知有雲臺編工與外集凡四百篇至今行焉士大夫家暨委巷間教授兒童咸以公詩與六甲相先後蓋取諸辭童清婉明白不狎不野故然嗚呼人患不學、患不至苟至矣雖小善必聞古之師醫日者之類有能

臻其極猶或不磨滅于後世矧詩者吾聖人之門
六藝之一乎宜乎公之名與詩俱存也予觀今哀
人服儒而志古者誠不少矣他日卓然以文章功
業與前人並駕則誰歟予自舉也將以勉其所未
至耳墓在宜春縣信義鄉仁成里至和元年冬十
二月五日記

祭故鄆州孔給事文

維寶元二年歲次己卯閏十二月丁亥朔十日丙
中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齊州軍州兼管內河

堤勸農事借緋祖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鄆州給事孔公之靈嗚呼直如絃死道邊皆
聞其語今見公馬嗚呼公乎秉德自天其道甚大
動直靜專惟我素王實公遠祖王之四科方冊攸
布公能兼之用躋近著克孝于親克忠于君德行
以聞再使絕域時謂稱職言語維則五為州牧務
簡刑肅政事有穆好古博雅不舍晝夜文學自駕
公以儻言得官諫垣孜孜獻替袞闕以完中間左
遷迺于蕃宣帝思其賢趣召次旋復位于朝丞我

御史表正中外有綱有紀有議于廷惟公固爭遂
被斥逐去如流萍守徐暨充歲華五變又詔俾歸
舊職是踐厥惟宵又實交邇臣訟起王府迹狀誠
陳公按其獄細大必親投鼠忌器有惻上仁巧言
如簧茲用中傷朝奪其官夕與汝陽道次澶淵館
舍以捐聞諸行路夫歿潛然靈輻東歸闕里故第
寓殯于郊茲辰維利敢陳薄奠以致精意公其鑒
之尚或來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之九



